

鹿
裘
石
室
集

鹿裘石室集卷第五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文

序

陝西鄉試錄序

上踐阼十九年瑩精太平之業而于端士習正文體猶特孳孳士漸且瞿然顧化是年辛卯復舉士於鄉陝西巡按御史李某請典試主名有臣某暨兵部主事臣某之命臣等乘傳往則

河西巡按御史周某某前提學副使余某今副使
姜某所簡士既咸集迺屬教授臣某教諭臣某
某推官臣某知縣臣某某同考試左布政使呂
某右布政使呂某屬提調按察使房某僉事張
某屬監試百執事悉敕有加皆御史爲之綱紀
三試而舉六十五人并籍其文奏 御臣某當
宣言首筴蓋自臣不佞繆侍 上伏睹 上所
加惠秦抑厯且渥也時往薦曠首種不入 上
躬徒而雩蠲田租之半 詔斥少府金錢數萬

縉賁與貧民項洮河中虜 上赫焉震怒爰及
在事諸侍從假便宜行邊戎部重臣出而經略
比歲以來凡 上之宵旰而圖蒿目焦慮何嘗
須臾寘秦邪爾多士秦人也夫 上平居旣已
爲振其乏蠲扞圉其沾危臣茲被 命又務欲
顯其身而致殫其用卽 聖澤穠郁靡所不暨
顧秦獨有厚幸矣臣初讀豳風繇日月星辰以
至昆蟲草木繇上下婦子之誠愛忠報以至祭
祀燕饗周悉曲備其著于民事何切也及讀駟

鐵小戎與無衣諸篇則尚氣槩操勇力先公而後私事摯勢趨理有固然以今臣縱觀諸士文其指端醜其詞葆大其敷陳今古粲若畫掌其誅謫名實信若列眉或憂深思遠或才性堅決志意鷓涌殆亦有古之遺庶幾哉延陵君子所稱夏聲焉臣悉舉而登之 天府行駸駸有所用之矣秦非周故地乎論者輒貴周賤秦以爲周仁義秦富強夫魯縞匿水狐白忌暑言貴適時也搏沙不啜芻車不駕言貴適用也臣竊計

士要在棄時効實用而已關中號神臯陸海今
一再無歲輒見食乏半菽至鳧茨自給胡有子
滌塲而稱觥虜少闌入則井燿竈夷野無青草
不聞誦孔羣而偕同澤管孔門弟子言志求以
足民由以有勇其師亦未始非之且富強固人
主所時願有也多士試近稽剝膚之明患遠紓
籌世之訐謨攷見得失之林昭晰公私之辯補
苴時所闕漏而有財相分有力相營俾百姓安
于田里 國家治用足便寧無憂循道而術則

術亦道適周而秦則秦亦周不抑多士所優爲
哉此于 上厯且渥惠秦者少報塞殆臣舉者
之幾幾望也不然而第藉口仲尼之徒羞稱霸
術吾其澤于道德仁義爲周之楨乎而程材校
勸迺不若百里奚蹇叔由余應侯輩畫富則富
圖疆則疆適于時而當于用儻意趨全軀保家
室倍 主位而響私交不若秦人之勇于赴公
亟于尊上卽多士奇文蔚起直爲不根之游言
臣卽謹祝爲不至之虛望藉徼 上寬恩不督

過臣臣詎無懣焉內慙之且臣濫竽考功得差
次天下吏士異日者奉三尺而議其後豈哉其
秦無人詎可委謀適不用以自解越唐王師日
爲考功知貢舉謂張昌齡王公瑾文體浮豔恐
傷風雅卽爲其主所夙知擯不見錄秦水深土
厚其俗敦龐質直臣何傷雅道是虞間睹秦時
事虜盤據內地戰守撫勦猥煩聚訟則曩時賓
貢謂何假令天下治安而大較類此卽賈生憂
之矣語曰觥飯不及壺飧故臣不暇覈周秦之

貴賤而諄切以乘時効用之說進三秦之豪桀
具在此錄成臣載拜執以爲左契是舉也云云
故事得並書

福建鄉試錄序

維歲辛卯爲

上萬曆十九年凡鄉之士七舉矣福建額舉九
十人比禮官條上典試覆有更端是歲仍遵

命簡廷臣往于是禮科右給事中臣某偕禮部
員外郎臣某往福建先期巡按御史臣某馳入

境而紀綱其事已儼然式臨之提學副使臣某
以三千士有奇來試試如期掄其秀者如額并
藉文以獻御史及提調左布政使臣某右布
政使臣某監試按察使臣某副使臣某皆屬臣
有所爲乘韋先臣稽首謝不敏乃同考試官推
官臣某某知縣臣某某教諭臣某某等咸載讓
臣且申前請臣竊挈往牒所稱大校多緣本山
川連類物產或葆大昌會或取質其鄉先正先
生核華實則嚮精醇質初終則虔一德目蒿耳

提不啻三令藉使臣善說詞與以水沃水何異
雖然臣既奉繆 恩濫竽斯役矣誠期期寧能
無言臣伏念我

聖祖首設制科顯意經術則特以閩爲嚆矢易
之考亭書之元定春秋之胡氏此其人非食土
之毛者邪暨

文皇帝分命近臣采擷諸說翼以大全所爲豫
章延平楊游胡廖之屬林林乎皆閩產也天下
士童而受策長而不遷甘之若飴奉之若成憲

聞于今日洵可謂張矣然臣嘗尚論宋世抑何其用之寡効言之勞而罔功乎頃年勅正文體屏斥百家絕使勿進而經術益尊夫其尊之者彼固將有所用之耳

主上叡聖天授履符執象効百神而朝之日月所照雷電所章卽臣等備位交戟之內恒凜凜猶負霜雪春中彗星示異屢厯明詔責臣等不能先奉德意主臣亡狀西陲多傲虜情叵測緬酋匪茹金馬碧鷄之間幾多獸蹄象跡江

南數千里徐兗趙魏之交水暎薦臻枵者未飽
創痍者猶未復也斯自爾多士所睹記亦不謂
宴然無事矣夫經術所以經世也多士業以經
術舉從縣次續食上太常應 大廷之對惟

主上所任使耳橐筆而日侍細旃之上若臣等
問禹湯水暎何由虜東西擊守和孰便所爲荅
天徹弭兵端者諒必有以副 上求倘出乘一
障付尺組直繫降王之頸脫尋橦度索下卬作
尺五道遠而剖竹縮半通之綸以司牧長民邇

而獲進叅機筦預密議其爲用愈竝愈廣而特以益張經術之効者在茲時矣吾將飾堅衆起而攻其瑕吾將市甘衆譁而摘其鹽夫衆猶易眩也子見夫日月雷電之下有遺燭者乎蓋在內言內在外言外雍容都雅不溺言佚助勦奔湊不驟言勞綜之以憂國奉公先事後食善末以立本善今以御古其効殆畧可徵已臣某鯁鯁有過計焉要非計經術之不足盡世用也恐多士之不必盡經術用也始臣等來按閩士文

其能澤于道德相應以理義闡先王之訓明當世之務者上也亟錄之其經義雖未大諄語稍不競而抗論陳策有可推擇者次也錄之抑有華藻未飾其踔厲矯健氣可食九牛勇可執雕虎者次也錄之臣不敢縱尺幅溢絜黍俾少年跼蹐之儔得奮袂而輕進亦不敢拘攣束濕俾世之魁桀鴻雋卒俛首局趣無所致其偏長而頓其用蓋臣恭讀我

聖祖洪武庚戌首詔矣場後十日面試騎以觀

馳驟便捷射以觀其中數多寡書觀其字畫端
楷律觀其講解詳審於庠哉 神謀淵慮其博
且遠也如此夫閩之經術詘于宋而尊顯于明
其用不盡效于宋而效于明多士之由經術重
而躋紫陽于闕里署鄒魯爲海濱因以重閩也
惟今多士之無能重經術使人謂閩宋諸儒徒
勦說塗人耳目無益不如百家之適其適而爲
用反加其上也盍矣今臣等並以禮爲官禮冠
之醮也三加而有訓詞又聞之造萬里者必祝

轅多士茲其鳴環炙輶之辰乎行且服冕而佩
纓臣等敬援禮祝之醮之往臣等侍 上左右
久恩隆渥卽令爾多士他日悉當縣官用豈足
遽藉手報焉臣不欲一一徼惠于多士且不覆
設他日不然之疑以阻多士臣行能譟陋極不
肖所自待信薄而于爾多士是舉不庶幾有厚
道哉是舉也百執事是敦是恣而御史宣力居
多御史歆然不居也曰臣何力之有肅貞王度
翊贊文猷有 天子撫填之臣若某某等例得

並書

山西鄉試錄後序

萬曆辛卯山西復當鄉試士

上命臣某從科臣某往典厥事先是廷臣校士
四方者廩廩奉詔旨益甚亡敢骫法點賢書自
乙酉越戊子一再舉稱得士矣比言者以弓旌
四出不可供億歲舉絀宜報罷 上俞禮官議
令如初則是役也榮滋厚任滋重而以臣不諛
幸而在列懼亦滋深已自惟臣職大司農屬卽

蚤夜握籌筦兢兢當計一委吏治辦耳儻藉手
以人事君之義庶幾可論報乎錄成籍奏故事
當言未簡臣伏睹 國家都燕晉爲肩負眎前
代益重太行天下之脊恒霍輔之長河旣縈汾
沁互帶地形勝矣五原澤潞并代之交士馬魁
健甲兵犀利所爲晉國莫強焉然自文公時不
獨多曲踊超距之夫而有敦詩書說禮樂若卻
縶其人者漢龍門氏唐柳柳州各肆力于文章
貴重至今有如駟馬以先拱壁迨我 朝而河

津之薛首祀瞽宗文在茲矣論者尚執蟋蟀山
樞之遺謂晉士率樸茂過質也頃臣擘笈諸士
迺益斌斌質有其文焉夫士也地靈所棟雖無
待而興乎至其承古之風恢今之緒文采槩見
抑有所繇來矣臣試跡卻縠五才士挾新造之
邦左匡周而右攝秦楚幸以其主代興太史公
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子厚見放鉛鋤託神
羅池而文之用愈誦已今海寓統一運際重熙
主上神獻日修唐虞三代之業而猶廣厲學官

顯陟明儁士操方尺之牘幸入轂輒偕計對公
車解褐而登文石之陛爲郎從官次不失百里
率職索勞立躋華臚豈與彼偏雄之佐補苴一
時若堇堇守文史星曆而已士何可不謂遭時
遇主哉且臣私度士居恒被褐懷玉嗷嗷焉曰
吾得時則駕爾及時俛得之而庚咨咨以天下
無害雖知者無所施才其志念深矣惟是昌符
葆固元象鴻朗誠已治已安而北絳虜南孽緬
稊稊並轅兵賦匱頓天下亦不盡無害也諸士

不睹爾大鹵之金乎在冶而躍以爲吾良金也
惟人所范一出于矨而弱骨不斷繞指不前何
擇于大鹵又不睹爾冀野之驥乎驤首長鳴以
爲使造父御之必籟雲而上征也及其在秣與
凡馬無異覆何擇于冀野夫士亦有肖是者始
士羈貫以來孰不詫生堯舜之鄉平陽蒲坂其
勢如故也便章昭明其盛弗替也九官十二牧
可端委而相後先也而庠之乎霸術羞道之異
日者絜功程績脫弗若卻縠五才士得收詩書

禮樂之實效士初所憫然而厚自詫者謂何豈其堯舜在上而無二十二人者爲咨命應乎必不然矣且已邁不盡無害之時而無才可施或施而於時無當卽摛藻如春華將焉用之况文亦孰與龍門柳州多邪假令臣等舉若以文而文終不任質是若弛文質兩無所底寧惟爾諸士羞舉者其何辭之與有益管者趙文子所舉於晉管庫之士七十餘家皆能獲其赤心公家賴之名號顯榮臣茲所舉幾與文子埒士慎旃

哉無寧效主酬知自獻成信巋然天壤母使爾
先哲得擅榮名使臣得附於文子知人之問則
士不負臣臣不負

上大典亦永有光哉

應天武舉鄉試錄序

皇帝在宥天下歲累告登煙火萬里單于備藩
臣維謹離禁堯昧之樂晉在屬國公卿百執事
雍容都雅且日修太平之業而有司如期請武
舉士歲已卯應天則巡按御史董公寔監臨之

于時督撫中丞胡公秉鉞茲境振武肅猷暨諸
在事祇勤祇脊以不佞某濫耦斯役役竣進二
三子約束而申令之不佞東南人也往與計偕
馮軾齊魯燕趙之墟雲中酒泉諸邊徼人鱗集
輦下綜其形魁梧其氣梟雄而沈鷲東南地腴
負良其骨體柔脆其驅鞞雪而操勃盧扶揄之
技不能當徼外什三人亦有言長江者非天所
以限南北哉比竊受命行間鎬京在望襟山帶
江其嵬嶷嶮嶮如戟張劍挺秋水時至洶洶磕

磕如戰鼓列郡之重殆登三輔焉是役也鮫函
扈帶介馬而馳鳴鏑若破三尋之矛還若車輪
豈不亦彪彪武夫哉卽其人魁梧而梟鷲亡用
益矣至挾寸管而瞰形便挾利害若剡眉若指
掌烏奕乎文哉卽口章甫而手逢掖亦亡用益
矣而不佞則以今東南闐闐詩書所少寧文
廟堂方興起禮樂所拊髀而思者寧文諸士行
畢上司馬矣藉令左茅而右鉞俾爾致師形便
在目搏拊不前利害在胸旋抽作好當其時以

文則韎韁而跣注之謂何以武則曲踊而超距
之謂何是兩者將安所當以傳其臯虜始不佞
之校諸士其方略何敢遽遺而執轡如組則懣
然起其陳說何敢謂誣而一發飲羽則爽然自
失何者誠念江以南所少非文與 國家所南
顧而拊髀者匪直文也不惟其被服儒者而習
恬媮而惟繫頸摧輪之爲勇不惟其浮慕賢士
大夫而藏市道而惟捐身殉國之爲忠不爾卽
言則古咎攻堅瑕是譚沐猴於棘刺而論搏虎

于中饋者爾抑緩急焉用之世輒以晉文中軍
驛其五才士而授敦詩說禮之卻縠屈大夫方
城漢水之言出而齊盟遂成所謂合文武而一
者也不佞某設藿今日戎馬卻走於糞戈鋌化
爲鉤鉏語曰天下無害雖聖人無所施才上下
和同雖智者無所庸功夫以其無所施將不給
施其無所庸將不建庸故器不除于渙而于萃
衣袽不戒于坎而于旣濟彼誠睹未形而補所
偏也越稽方叔謀猷克壯吉甫爲憲萬邦爾諸

士固材官良家子詎曰無人而不佞爲藿時之
議如此諸士率齧首拜手讜言御史兵使者趣
下吏籍之

。應天武舉鄉試錄序

上十年壬午秋遼左大捷幕府具功狀以聞

詔下爵賞有差其年冬十月天下例當武舉士

畿南六郡直指使者蔡公鷺車繡斧寔式臨之

治兵使者程公誕膺 新命督察攸司蓋 國

家方有武功行與事會二三執事矢益恣飭以

奉直指公任使圖稱 上意指所鄉于時材官
蹶張之士應檄而來者將于有奇維日癸巳進
諸士于郊而射以騎旋策躍馬其捷若鬼其矜
若舞其直中繩其方中矩作而曰美哉卽丙鉏
與孫陽合而不啻也錄之日丙申布鵠于郊進
諸士而射以步蹲甲援轂若附若拒貫心而目
不瞬接矢而塵不揚作而曰美哉卽紀昌與飛
衛合而不啻也錄之日巳亥旣望序諸棘院以
論策射覆之意在以敦說者長中軍而相夾谷

者以禮終也廼其言從橫其氣激迅其挾成害
攻堅瑕近名實矍然作而曰美哉文也卽孫吳
合而緩頰不啻矣亟錄之凡四十有五人云噫
嘻士遇合亦不數矣而諸士之于今日則猶有
厚幸焉語曰雖有鎡基不如待時言時者事之
會也

主上神武威德廣運款關內質稱盛烈矣而猶
親詰戎兵每飯在疆場之吏少有鹵獲賞輒隨
之資適逢世干時得矣漢故事徵六郡良家子

彼以近天子威儀爲賢惟是密邇 留京何論

三輔

高皇帝振旅渡江首登采石王業肇基良繇江
左于地重矣先代南絙倭北困虜頗多兵興然
于武科或中罷間舉之具文爾屬者著爲令大
校如文舉士其舉者獲以次續食待 詔輦下
是役也直指公爲之綱紀典禮有加于事張矣
諸士可不于今日厚幸哉不佞亦幸且在事承
直指公下風顧有所厚望于諸士要非佗求多

諸士爲也卽士以射進獨不聞熊渠之射乎其見寢石爲虎也一發飲羽及其知爲石躍弗入矣彼其初其操心一也士以文進文渠有如馬服子之讀父書者乎其卒以辱國覆師爲天下笑者其應變殊也諸士籍上司馬駸駸嚮用矣一旦而授鉞登壇次之乘障剡戍援枹對壘機會斯湏何可從頌持文墨議論而已夫權不握不可以應敵志不定不可以制權脫有緣飾爲名高或巧捷爲利便內攫外挽其一者二三矣

以之持重則敵輕以之當機則不斷此眎諸士
所就業與以耳食何異卽在事者抑安所釋其
思焉敵未翦則忘鼃食虜未滅則忘家構難則
居先掄功則處後是爲不二心之臣守則如處
女發則如脫兔周還如四時不測如風雨是爲
善應變之將之兩者似異用而有交成然率皆
諸士所自許能者也是而履藉蹈會伐以時
著扞圉殿邦靈以地顯俾紹蟬出于堯蓋介冑
興而禮樂庶以武事張仰訓直指公所爲典禮

者在諸士矣竊聞之鼓進兵者也一鼓而振再鼓而衰不佞進諸士之始愿爲一鼓焉諸士執前茅而進其益務自振哉

應天武舉鄉試錄序

上御曆之十三年是爲乙酉秋八月南京舉文士于鄉西郡得人爲盛其冬十月西鄙當武舉士上司馬于時應天巡按御史龔公治兵使者周公宣威振紀眠管有加某不佞濫竽斯役韻首主臣蓋文之舉也不佞典受牘得旁闕諸士

所爲文其明經訓而湛道德文士宜然至其筴
將術誅名謫寔何較焉著哉雖善漁者必問宿
沙今卽爾武士所敷說豈不堅決恐或不瘡于
此矣矧會 皇靈燁赤中外恬娛固期兵木無
刃偃革爲軒又奚事武不佞郡國小吏竊占

上意指所鄉云夫粹白之裘非一腋衆鳥之羅
非一目彼其倣儻瑰瑋之人多濶達于文辭亦
不盡底厲名行材有所奮則殊尤繇跡志有所
庀則誅葛橫潰越在漢代其于舉賢良方正孝

弟力田尺一甫下而覲駕之令蹠蹠之招卽從
從不皇英君睿擊今管何擇焉試卽爾諸士鄉
之先程忠壯汪越國若左匡政梅知巖輩非所
稱俶儻瑰瑋其人者乎當其始剽虜椎牛誠豪
致故堇一匹夫已持挺而起龕亂庇民卒之迺
勛載旂常光流簡牒顧其時屬經綸草昧以故
傳鴻漸之翼依日月之末光諸士得無以今胡
粵一家麻禎砮隱第令前三四公而在卽有奇
將安施如文帝所咄嗟于李將軍恐卒不獲一

當者乎不佞選耆之太上伐謀其次伐交其次
伐兵其最下攻城夫攻之不如謀業臚列矣而
綜之之數者在自審所具抑各以其時行安常
則緩帶雍容隱然虎豹際難則折關衝陷馬革
在褰志曰日中必彗操刀必割言樂時而審具
也制勝爲略不必勇名殉國爲忠不必首旤且
今醜虜特啖我互市縻我封賞似餌表之術而
已其支部士馬魁健三衛者方有二焉頃藉曰
和款無復藩籬外陽信我之詛約而內嘗我之

形情狼子野心未可圖也諸士詎可謂長高枕
無事事邪稽我

成祖皇帝時虜絕數千里外猶念以爲肩背之
憂振旅深入至于三犁其庭票姚有言匈奴未
滅何以家爲諸士固挾衛霍之志而來也行起
應 詔以次備任使儻有能翦此而後朝食仰
竟我

烈祖之遺摹挾 天朝九咳之鴻籍者虜殆剖
判以來所未有媮快者也不然而平居齎咨慨

愾以不獲一當及其在事而所用非所期小則
僨師大則辱國則有司先所舉文士其文辭出
以資黼黻其篤行君子以維世風百餘曹者不
啻足矣果奚事武哉不佞初守吏从部使者往
來程汪輩所嘗環轅鏖戰處煙塵榛莽尚想挹
其英槩輒頓車裴回不能去而以今得舉諸士
于其鄉之後人間者私幸諸士幸而邁遇不至
李將軍徒興嗟于其主萬戶侯何足道哉不佞
原本反覆其以諸士敬共桑梓于情近焉此要

歷代不字三集卷之五
非不佞臆之蓋代部使者立表如此

應天武舉鄉試錄序

天子御大曆服之四十年龍集壬子久道成化
文洽武翔維茲南國 祖烈昭焉是秋舉文士
于鄉冬十月當武舉士于時柱史荆公方代

上巡應天六郡實紀綱其事毖飭有加備兵憲
使饒公張公新奉 命兩牙並建叶規分陝校
管重矣其繆緣李官典厥試天文左角李右角
將黃帝昉用兵而其書總名之曰李法其竊媿

溺其職不佞宋人也接壤淮甸因獲攻我 明
天造草昧魏鄂曹黔林林乎淮產也迺畿南六
郡不少槩見頃年文以綦盛名賢輩出霞蔚雲
烝顧卒未有以武功顯者夫扶輿之氣清淑爲
文剛勁爲武皆必有所積而後章精氣之入也
必有所集而後振武科之有鄉其名羶其禮縟
得續食上縣官儷于文未有若今日者也
上仁勇兼錫布無爲之治收有截之奇九卿大
吏不時易補而大司馬儼然在列建越小警法

及元戎遼左見告轉餉徵兵出無反汗蓋不以
百年無事而一旦忘戒不虞也諸士于今日不
可謂非膺時邁主矣行且應詔而北也國
有大事唯所用之諸士將無曰吾於騎回策如
縈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於射則若拒若傳穿
七札而貫蝨心其於阨塞要害堅瑕名實之際
亦旣策之晰而論之稔矣特執此以往爾余唯
唯否否夫至危而至變者莫如兵故無難于隄
度難于親嘗無難于游譚難于際用姑自諸士

鄉論之在逞畔藩西下楚氛甚惡則皖城爲之
襟吭海酋殘孽闌入郊關至籬門之外不留行
丁戊間太湖之豐一夫作難遂乞師於吳淞始
撲滅之今景運邳隆如日之升誠無宜過計
而兵則不可一日去者也設諸士生其時植其
所綰半通而棄一障果能感之猶振落錯之猶
覆盂者乎遑矣遑矣一或不然則旋視所陳策
發論悉斃言也卽人馬相得弓手相習止一人
敵其技易以殫而于是舉也爲辜時爲負主

嚮所期保大定功以武顯而與魏鄂曹黔諸臣
先後揖讓者謂何舉者且將爲不適矣諸士殆
必不其然兵者本之以仁義而運之以權謀者
也權不設不可以應變志不定不可以制權霍
票騎不學古兵法顧方略何如而辭治第曰匈
奴未滅何以家爲岳武穆大言於朝曰文官不
愛錢武將不愛死則天下太平矣此其志抑何
堅決雄毅也志定則神清神清則智慧生精氣
集兵之變雖不可勝率原于壹心而已志非心

之所之乎時至則應心暇者勝如是而請纓授
鉞繫南粵于闕下縣郵支于橐街俾勛在旆常
誓在盟府奚難焉古之大臣入而詩書出而介
冑入而握樞出而列闔隨用致効因應無方其
志蓋良繇先定哉敬仲有言吾舉登也已耳而
目之登所舉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終無已也
不佞某謂諸士殆不其然是舉者廢耳目而獨
信心也諸士勉旃敬遵故事代柱史公憲使公
敢申誥于首簡

應天武舉鄉試錄序

往歲丙午應天武舉士不佞某忝司校觀諸士所敵說蔚焉著甚迺仰嘆 國家作育人材之盛豐鎬舊京卽兔置而豹炳如此已憬然過計謂江以南文太盛所乏非文驚虛華或隳軍實也竊欲諸士損文之有餘補武之不足諸士唯唯越三年爲己酉冬應天復當武舉士不佞某奉檄御史臺校士之役使庚濫竽焉旣蒞事猶持夙意覈多士則其馳驟若滅周還若環擅轡

策之制而恣欲於馬援弓縈繳支左屈右三起
三疊曲殫其技顯精厲氣焱決電掣直上而無
前較管不抑亦武勝哉某所過計爽然自失矣
然更有質于多士則又益虞多士之狃于用武
也

主上神聖自天威稜震懷西龕夏亂東定屬國
于樂浪之墟驅久冗之逋倭而鞭撻之以大義
紹箕封至播之平舉數百年不屬版圖之區宇
方千里拓建兩大郡以分隸黔蜀此自我

成祖三犁虜庭以來所未有之勛代也皇哉烈
矣顧伏覩 上恭已淵穆睿思所注務耀德是
先無事則修政明禁爲內治之順有事則推輪
誓旅爲王赫之征固以文武並用長久之道耳
比奴酋叵測遼左孤危儲饜增兵日不皇給而
宰拱戰款之議尚在紛拏安得稱晏然無事是
誠 廟堂亟材力羅魁桀之時也諸士行上司
馬矣臨燕雲而歌駿望沮水以騁驪立髮抵掌
實察時思奮焉彼奴勢漸以張其志不小也若

寧堇堇以一騎相馳逐一矢相加遺可制一旦
之命乎某不知兵嘗誦法孔子孔子之言曰我
以戰則克問行三軍則懼事好謀之與而以由
之果且弗預至于成則非有大智大勇不能矣
夫所謂大智大勇者歛之冥于無聲潛于無朕
窈深幽莫在三淵之下發之五步不留萬象立
應儻忽變幻在九天之上何亶以技擊驅策而
已蓋古學術出于一故文與武有兼能而無異
道下迨晉之中軍敦詩說禮漢之征虜雅歌投

壺尚幾有古之遺風是役也不佞某承式憲典
代宣言于多士要惟沈幾惟繕力惟恢度惟讓
名沈幾則先見事端繕力則未有餘勁度恢則
衆心豫附名讓則物議鮮譁始而受賑登壇智
勇迭運俾 國重有制之師旣而策勲飲至功
能盡謚俾 上貴不伐之士斯其爲實用武而
爲武之善經乎求之在管郭汾陽其庶當之廻
紆古者亦以爲大人胄一免而圍遂解所繇以
制其命服其心者詎直威武耶汾陽故由武舉

起者也爾多士儻有其人諸酋鬼瑣孰與迴紇
疆可款餌彼而羈縻可戰翦此而鼉食又曷足
勤宵旰議盈庭哉某一介往見士文盛特以
武相教誠茲之舉士武矣虞士之狃于用武也
更以善用武相切劘抑何其言之無厭而責人
之無已也某聞之世未有不愛其子者也藥瘍
劓耳則不爲愛斬殆有所甚愛者爲之不佞某
藉以這不適之討於主者及多士無負主者之
嘉惠厚幸望咸在斯矣敬載拜敘簡端爲後券

周子不室身

周子不室身
卷第五
終

鹿裘石室集卷第六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文

序

贈史仲弢司理應 召序

余小子在博士舍中喁喁慕古生多慙不能與
時俯仰取苟容其于府寺旅進旅退而已覆不
能有所更端而諸大夫頗有過從者

今上初會稽史公來爲理官大夫理官故貴簡

博士弟子不得以長揖見。亾論鈞敵而大夫甫下車首事。造余時余病肺謝不應。數反乃彊起應之。余居卜夜而飲已。卧日高春爲期。大夫或先期至輒危坐以待。而或先期微知余業起。始至必得請始還。而余間謁大夫。則大夫御行。菽席相與備賓主之禮。以爲常。余有官一畝。寓宛上大夫時。時具酒自觴余前。而余間治具。要大夫。大夫修爵無筭。酒酣以往。和而歌相樂也。而先太中宦久減產。余有母家貧。大夫以月奉前。

辭曰用爲太夫人麤糲之費而余終不欲以貧
故而人代養吾親固謝大夫亦不固讓也大都
終大夫之任余無敢以私進而大夫亦無忍以
私惠凡吾兩人所爲者將以使上者近賢如不
及下者遠貴如不勝而傷其義不並顯于世云
是歲

皇上察大夫課最徵人爲禁近之臣大夫所爲
理郡狀二三縉紳士臚列之余竊念稱述法家
必申韓爲首其所著孤憤五蠹三符諸篇務於

切名實發摘鈎攬中人之陰儼若神鬼非不足
快意一時直以力制其死命爾至其言單人工
而奪天巧則惡可廢焉大夫卽主刑斥申韓不
用用寬和名而所爲文高渺鴻肆揣摩幻變百
出而不窮其指抑多取裁矣而又善爲詩余觀
善詩者莫如豳風由日月昆蟲以暨服食祭饗
其著於民事何切也余郡勤稼穡而尚儉有豳
民之遺風焉大夫探反原厚六旨類本周公而
微婉以率民刑非得已殆非徒其詩得之夫申

韓以文飾法而於道不謀大夫裁其法而文不
溺用法詩以辭發治而於情曲體大夫本其情
而治不偏用辭茲大夫之入也或格于年不給
事中宜署大宗伯之屬

今上恭已垂衣與公卿大臣修古禮文之事是
繇宗伯大夫當以其屬重矣而會 廟堂方厭
吏刻深務與民休息當首推轂大夫異日有能
紹明今古知人能得士稱休休有容之臣意者
其在斯乎大夫治行而命余小子爲之贈枳里

人有言諸侯之卿相枉車騎而交臣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大夫長者就令在遠必中近余然亦無用于余矣

贈郡司理史公應 召序

明興列郡而治郡置守相于相則一治兵一治賦一治獄而治獄爲重今天下吳患賦邊地閩浙兩粵之交患兵圻南以西患獄而郡治獄爲司理多起家高第奉三尺儼然臨羣縣大夫其體統尊多年少新進其才力健又多從御史中

執法行部得陰舉刺所部吏與微諸大姓不法
事而持其成壞歿生其寵靈專夫體尊則人易
卑力健而專寵靈則已易用善乎會稽史公之
言曰吾聞之道因則大化則細操刀而割孰爲
受其不祥史公蓋方治余郡獄云余郡隸在圻
南其俗樸茂長老無鳴瑟跼履探丸跳劍椎埋
鼓鑄之風其土硲磳無畝一鐘澤量牛馬千戶
侯等之人貲不中豪其人類選悞不任無敢用
其恣睢以輕扞文罔如刁瞞之屬余及見鄉先

生輩言之頃者人知學戶口殷實服都而詞雅
頗號斌斌迺往往以其智相雄長而有所爭以
其執相假資而有所挾不勝必反脣而相稽稍
得將攘臂而修其郤然事亦誠有端矣公爲司
理自甲至庚凡七年所從御史中執法行部者
什七所居郡而旁大府質成所相郡太守而親
爰書者什三其緣法之于情而不以意溺法致
生之于死而不以意勝生名實相比郡中稱平
余爲藩臣久在外稍耳習公而會有豫章之役

謁縣大夫得公治狀始詳獄留則市間而公片
言立折授餐而入歸猶果然偏聽則鬻權而公
精刑名家手自削牘胥史夔立卽獄疑或冗更
案弗竟或捩彊禦不可竟諸部使輒問公云何
具以對每奏一篇未嘗不爲起稱善也後先並
薦公于 朝大都謂公少而老于吏如此今年
春召公待次天官縣大夫相與効駕而屬余不
佞爲之辭則移書豫章署中唐某曰余往過里
門嘗望見公顏色旣讀公古文詞知爲博大長

者也而卽縣大夫所稱述則博而精惇大而明
作而以不佞究于公務孳孳民和其志慮在博
大者乎嘉靖間余守司封郎于時大墨用事吏
從而汙其季年申戒不令而吏覆用刻核名

今皇帝一洗往弊與海內更始蓋數變而適逢
世矣比年大計謂吏嚴徒爲名高而無與佐百
姓其太甚者悉論斥而應 召二三臣悉孳孳
務民和者此其用略可睹矣廟堂之上咸有一
德熙洽如春夫春之道長養生息者也公未壯

于令甲不得晉臺諫侍從之列當進春官郎異
日輔 天子而長養生息者必公也夫縣大夫
相與語吾曹幸繇屬吏事史公公沈深有大度
卽事必引當否程正經然卒未嘗以疾言遽色
加吾屬藹然其春也人率以年少求多則越計
硯有言有美之士不拘長少公越人矣願奉太
中之辭內公行李敬謝不敏

贈郡太守鄭公覲序

明年春歲庚辰元會爲萬方執玉之期

今上當受計郡國郡有守有相三載相計其所屬而質之守守計其所統屬而質之 上蓋令甲也于時己卯寧國太守先生方治行而其相三大夫祖于河上膝席前請曰守五馬北矣下走不能以議曹從頃之

皇帝將徵計于寧國守主臣所爲寧國計者何太守先生矍然起噫嘻夫不佞何計哉郡次守爲丞遂舉觴觴丞曰子丞主甲兵而相不佞者寧國襟山帶江登在三輔越昔多故寔所必爭

比簋白徒爲兵尺籍虛具或操挺而呼中夜難
與覆盂矣而以不佞當事則境內不復以鷓冠
聞卽校武之役一旦而錄上司馬凡二十餘曹
臣所爲計寧國甲兵者其丞在郡又次守爲倅
舉觴觴倅曰子倅主錢穀而相不佞者寧國故
多本富實亦外殷而中瘠也賦眎旁郡且鈞之
寬則逋而病國亟則峻而殘民屬者山苦螟澤
苦潦飢而不害輸課如期俾上緩于督責而下
免于轉徙臣所爲寧國錢穀計者其倅在又次

守爲司理舉觴東鄉而觴司理曰夫子司理也
非主刑獄而相不佞者郡往敦樸稱治易近稍
高自負而疆有力者多借寵狡無籍者多馮生
自不佞三祀于斯也爰書稀少肺石幾亾人臣
所爲計寧國刑獄者其司理在噫嘻于不佞何
計哉三大夫並膝席謝謂郡有長猶射有鵠鵠
而左左之而右右之郡有相猶車有輔車而前
前之而後後之方太守入郡而問郡大計亡如
前三事而下矣則嚴什伍勅修廬而疆事以平

會歲大侵霖雨爲祟蕩析離居執殆岌岌力請
上蠲租什三平私糴斥公廩以之課集而不擾
訟者朝而造不事殮夕而造不事饗無先入無
深抵而民志畏皆太守以也二三子決筴壹稟
於守而守卒不以長人而自用曰是惟爾二三
子爲政惟爾之能請射與車喻今藉令布鵠在
右禁拾于左鳴鸞在前格輪于後其不至反擊
而中折也者幾希卽二三子抑安所傳其臯乎
蓋聞之天道爲而不宰有而不居守其以天自

處矣二三子其敢貪天功爲已力敬謝不敏次第起修爵無算禮成則御者拊驂去史氏某曰郡太守蓋今襄陽鄭公云余在京師時觀鄭公恂恂長者也已爲余郡守官若處子而御下若神明其究則務舉大體期與民休息故察足及魚而終不以其故損仁才足剗犀而終不以其故掩德至余聞所爲計于三大夫者其難居先若恐驛諸已其獲居後無求多于人則虞廷之揖讓也非邪夫當虞氏羣后肆朝而課其最固

未嘗不重有功然以禹功在平成而帝兢兢焉
示之不伐又未嘗不美能讓

今上方修三代之業詔庶司面見東朝脫問寧
國太守何以治寧國使盜賊日少徵發不後時
囹圄虛守具以狀對將無如龔渤海之於漢曰
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彼其善則稱君順道
也此其賢則推人厚道也

皇上神聖不啻軼重華而上之協恭和衷何論
漢事史氏願簪筆載諸蘭臺之上三大夫者二

李公丞蘄水倅南海人司李則姚江史公而鄭
公由戶部郎出守

贈陳使君兵備廣西序

代

嘉隆中兩粵蓋多兵興云南絳海奴西坐困猺
獠二三執事並列行間犯濤蒙箐暴衣露蓋濱
百然而不辭其民共餼糧佐軍幾萬萬計所轄
踐而虔劉之者不可勝原郡大夫陳公者南海
人與余譚當時事輒咨咨稱久勞苦焉比者
天子神武諸臣畢智徵師轉餉幸而殄絕當五

載秋 詔晉陳大夫廣西按察司副使治兵柳州夫柳州者古之象郡秦略揚越所首開三郡者也大夫介兩使君于余問所爲治兵狀曰太中嘗于曹濮是役乎余不佞唯唯夫天之道猶循環然自操而縱自張而翕故務耆定者以干戈事德禮者以俎豆文武並用抑篤于時也大矣夫往矣通其耳目而暨其聲教使深阻闔習得耀于光明椎編而魑結者襲冠帶莫不仰奉明天子之威寵卽有武備將安所用之今其地

號已事平然第力薄不制爾醫莫大于移心而
效志藥石次之而其民疲于犇命瘡痍未起瞑
眩之後繼以參苓則岐黃家有要睹也大夫爲
吾郡雅意儒術班其博士弟子而課之微言大
義纒纒不休請事郡春秋待余父子而爲政大
都吏治緣飾以經大夫第往戢干戈而俎豆之
今日事矣兩使君進而曰大夫茲往以備兵命
也若太中言者誠足文觀聽其謂枹鼓之任何
不佞唯唯使君不聞乎樽俎而折衝焉文事武

備非兩致矣左右廣隸一督府風氣習俗亡大
相懸其阨塞利害具在職方大夫往矣昔者齊
獄市不擾而卒饗清淨之利問何爲帶牛佩犢
而潢池之徒卒歸赤子此其章章較著非不佞
之臆說也大夫開府象郡參衡越駱封疆千里
志稱其人恥爲姦絃誦爲嶺表最西山鈛鋤潭
諸勝子厚所朝夕理詠而極力于文章者又大
夫部內大夫其幸無厚于自愛其才而創以求
試而無以兩階之舞迂闊自嫌曰治亂國必用

重典乎兩使君進而曰若太中言者狀主爵者
其于廣左右風氣習俗無大相縣而以命陳大
夫意者以大夫斯宜與不佞唯唯語曰君子蘭
芳無適而非好也以大夫其才何有乎百粵不
佞往以醫喻治秦越人之醫也隨地隨變隨變
而隨効則陳大夫哉兩使君相與語吾曹方悵
焉分襟之不易而感世路之多岐也願奉太中
所陳術修祖道之詞兩使君者少府蘄水李侯
司理姚江史侯而別駕李侯者大夫邑人先是

入 賀行

贈李太公迎養還金谿序

蓋金谿李君爲涇令而侍其太公來則余不佞
繇同季令宣城太孺人適在邸中君有間于郡
大夫或謂臺使者輒過余邸中具卮酒太孺人
壽余時時一介候太公七箸亡恙凡六閱月而
太公西歸矣李君長跽請留也太公召李君而
語之曰始吾以寬博訓女也而女爲涇其俗好
剛使氣輕杆於有司卽近者王翟之役涇得一

焉吾憇女其不任乎而自吾未至涇也其地膾
脯漿糲之味美適紈綺縞紵之服精好吾憇女
卽志廉白亦將無羅其可致以寵老人乎廼女
于斯治其大猾而去其泰甚者用晦爲明威惠
昌熾吾于斯食無珍錯被無純繡而女韋素自
若脫粟飯而已夫女之能其政也而吾憇釋夫
女之竟其志也而吾憇釋吾歸高枕矣李君長
跽請留也意太公春秋高卽歸與寓公等爾何
所事事太公覆召而語之曰吾何事吾歸而

其餘德行于鄉閭其餘晷于杯酒花鳥其餘智
于卜晴雨而校六著其餘力于高而騰畝深而
溝洫寧無政女職其外吾職其內寧無志女殉
其君吾殉其身李君長跼固留也誠意惜一日
之養云太公呼其名而讓之曰孺子識之人于
金與孩提之童而不能易其搏黍何者其情彌
近其執彌堅也吾素分山林間豈以女令重吾
哉遂趣駕行而夷猶車下者李君太公听然笑
余就太公所持論類非無概于世者至其于山

唐書卷一百一十六
卷六
林也天性則然李君余同郡又同郡官而家司
訓公不逮鍾釜之養余所以爲宣城者又不逮
李君之顯義太公故益怍怍焉心媿之矣

贈涇令李公考績序

涇令君爲邑之三載部使者具績書以達于大
冢宰而獻之上制也余從芻邑諸令長得受
而讀之大略言涇負山阻嶮其人多峭激尚氣
小有言卽聚族而訟急則趨輦轂下非踰年歲
固不決或至更六七使者豪爲政矣今日坐堂

皇訟者以次第取決卽爰書日數十上日數十
立決之居嘗問他隱伏以相參考而法其大猾
一二人餘皆股栗里中惡少年往往多好樗蒲
蹋鞠無賴而傾人之產令縣書國門諸游閒者
有禁歲再饑邑中流亾相錯令出令置常平倉
有老弱孺獨不能自食者置贍田其賦稅裁抑
闊狹多所假貸繇是穀不騰賈民得不轉徙始
徵發吏胥困收戶收戶困編戶因而緣絕簿書
公私費耗甚衆令罷收戶令編戶得自輸吏不

得受一錢故事卒戍軍馬各有長者祭酒其卒
不適籍馬不適簿長者祭酒居其間爲駟贍令
至各不立長者祭酒而先簿正郡中無涇邸縣
官徼自民間有常費令斥奉建涇邸郡中漕倉
初附宣城之北境王租纒屬于道令徙姑孰就
漕卒民力以紓邑歲貢士不中額令爲新澤宮
而張大之月有課日有程以經義訓督諸生頃
之偕計吏待 詔公車者歲若而人皆令功也
其他簿書筭鑰諸細事不具書書其最著者如

此史某曰涇令君者金谿李君余同籍起家是時余侍中見李君性沈深重發溫良有讓長者也及涇檄下而余爲李君難之故以涇俗激詭多豪猾非可以長者使云迺茲涇胡難李君也明興至于嘉隆吏治烝烝與民休息其極也姦僞萌起幾以不振此一時也稍佐以繩墨務核實矣涇令稱胡君永成劉君世亨兩人在嘉隆之際其治用一切拊循而以今李君察廉衷敏後先相望然余初謂李君徒長者而李君卽文

無害大都用廉敏聞則柱下史所謂當其無之
爲用者也李君豈其苗裔邪

贈邑大夫詹公考績序

日余繇梁藩徙豫章頃之人 賀凡兩過里門

則余邑令詹公者豫章人蓋嘗與余抵掌時事
云今 天子所與急天下者在郡縣而縣爲急
詔下中丞御史臺臺下郡郡下縣以轉相繩督
臺臣行縣必親見問退而考察其行事縣上以
仰成諸司之德意其或朝甲而夕乙則獲上難

下布令於閭閻家至而戶曉紛綸委屑則治劇
難而是之難者亦覆兩端其一內儲其一外儲
內儲爲國計其征輸不以時急則病民緩則課
殿而當可難外儲爲積穀其出何經其入何徵
其出內之柄在人弊何勝而時宜難夫內儲不
得借外儲以援計外儲不得借內儲以肆優緩
急而儷至之則又難然而時之不易雨暘不若
外儲有出而內儲不入出者易窮而入者不易
集此之爲難難之難者也詹公爲余邑三季而

二季其田汙者困于水原者病曠且病蠖晦首
無宿糧大司農倚辦江南不啻外府歲有常額
而其嗷嗷者日待哺於縣官公惟之曰吾寧以
官當公家而以身當民也先後發儲粟殆三萬
計不繼廼令百姓得輸粟上者人爵一級次表
其門臯下城旦者以輕重論贖令貧戶以地里
遠近就所輸無所就者得就縣以故民得無流
徙胥吏無侵漁當是時使者冠蓋相望日徵少
府金錢于縣中公時時以意推行之課如期集

又卒未嘗有逋于是郡上臺臺上于朝而會
公考績績居最夫公力持其端而兼其用上下
各有所至而兼其名則前所談之數者何以難
公焉唐某曰余間睹詹公績書言公開敏習文
法簿書正廉其居最者則大氏以善荒政征課
如期爾往見邑歲侵必以平糴之說進夫平糴
將無從糴矣又或以百姓抗弊豪安得用私責
而益趣之必以已責之說進夫富者留滯其財
貧者不得以羨補不足則計畫無復之矣詹公

并斥其說不用務從民所便而已此所謂以意
推行之者也公溫溫易親有大度而自歲薦飢
四方多探丸拊楯之奸卒不入宣城部內余然
後知德禮之爲用廣也有味乎太史公言之曰
奉職循理可以爲治何必威嚴哉公甫上計而
余適有粵西之調旌德盧君者以三令君之命
來屬文于余余鄙人也饗其利者爲有德而公
績最者亡如上兩端故余屬其事爲詳粵去家
萬里有父兄在尚願得終惠於公然以敝邑之

褊小又惡能久勞公諸令君一時並有聲藉甚
當以次從公起矣諸令君者南陵沈君涇李君
太平馬君而旌德盧君者其尊大夫余同籍起
家

贈大中丞孫公進副都御史巡撫四川序
明與兩都並建三吳諸郡登在三輔其地不右
岨山則左環海縣官財賦大半出自東南故吳
爲重矣而其名荒服去京師萬里而最西者爲
巴蜀焉 國家各以御史中丞一人填撫之蓋

並重之也論者以幅員雖一遠邇則殊填撫雖
鈞體要則異要之遠主柔邇主能舍是二者其
道亾繇也至于邇而邇遠而遠二者以時行爲
之難者已今晉陽孫公以御史中丞來撫吳績
用告成 詔進公副都御史移節蜀中某不佞
以直指有事江南方藉手孫公報 天子公行
矣 天子神聖在宥雕題鑿齒保身繼結之屬
咸備外藩菁棘突奧沃焦甌脫之墟若在寓下
何遠非邇綜其勢則遠未有不自邇者也孫公

邇而撫吳矣吳地大物豐其俗尚華侈好逋賦
豪猾爲政民有輕心其道貴在能孫公居三年
剔蠹梳隱不遺餘力雖時時劑以寬和而大校
意以能先吳蜀卽僻遠稱險固其人多椎魯樸
茂知畏法 尺一之下不啻建瓴比犛狗有不
用命者遣偏師克之曷事以平所以生養而安
全之者其道貴在柔夫 天子南顧吳則孫公
吳西顧蜀則孫公蜀此非久勞公居外固以公
不難吳矣豈覆難蜀哉彼蜀天府之國也諸葛

武侯以延漢吳玠以存宋當其時裁之非緩斂
之非輕而蜀卒爲其所用者蓋其張弛有當于
蜀也 天子軫惠荒服輕稅而緩刑其以孫公
理蜀也蜀就理易矣且也武侯以吳失而後經
蜀故蜀不永玠以吳削而專倚蜀故蜀不支
天子纘履鴻圖萬方來享吳蜀相聯如首尾相
應而孫公者先治吳爲蜀榦繼治蜀爲吳資勢
無偏重用有通材詩曰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孫
公之謂乎屬者少宰韓城張公故由御史中丞

西者也 天子念久勞于遠輒召入貳天官而
以孫公代之孫公西矣余見不久召公矣

贈丁令君遷澤州守序

漢邊郡置守主治兵緩則繕亭障飭疆圉之要
害急則脩攻守之具專閫外之事焉故漢世與
匈奴交數得志者大都皆守力也我 國家戎
事責在督府及帥臣耳守不與知然至于糧餉
所委輸城郭所壁士卒往來部伍之約束守不
得以俎豆爲解夫將臣其殆客也守猶之主者

蓋文武並用而守將之職一爾余鄉丁使君之
令青陽也孳孳務息其民以經術飭吏治宣幽
抑導閩密化調其俗而物性其情既有稱矣乃
遷爲澤州守彼縉紳先生有不醒然則以執正
守內化慝作雍弼中獨斷而無畱獄則孰與丁
君練政不設噫意不模提絜輿始而不嚶喋于
苛事則孰與丁君安上治民道與德館我稼我
穡惟寧惟謐則孰與丁君且丁君以甲戌起家
再爲令其同籍多人爲卿佐侍從之臣不且亦

藩臬矣而丁君僅遷爲州守又邊地卽青陽不
足以淹丁君獨無內職乎哉當是時余孫某理
寧國寔青陽之隣郡又丁君肺腑親迺以書質
余其意亦覆有不醜然者余因報余孫使童子
服官而不習吏議乎女無以州守爲少母以澤
潞爲淺此西北之阨塞而四戰之地也昔者長
平爲趙創而馬邑爲漢折其將若白起廉頗李
牧趙奢王離條侯韓王信嘗用武焉方今北虜
最爲中國患者獨雲中趙郡耳卽嘉靖時澤州

之于虜事而其地重可知也

今上神武守在四夷聞鼓聲而輒思者固以簡
俊又當任使疆場之事惟豫則立意者以長城
倚辦丁君耶夫官人猶之樹木焉樹楊者一年
而拱橘柚五之桐梓七之至于榿栲章杞明堂
之材必以世計吾越國以文木獨顯丁君是矣
以支大厦之顛猶之能事豈淹速入于心乎且
夫劔之利于割者以其無不割也丁君殆純鉤
之屬赤堇出而金錫和今其盤根錯節試矣而

利器別矣夫伯樂之相馬也其馳騁于康莊之衢而交鳴鑿于五都之市者名馬也而非天下馬也以之于羊腸結屈之坂而若滅若沒者乃天下馬也丁君治在太行之間得時則駕以御爲師異日者而燕臺之上圖形焉天馬太一布之聲詩彼大宛西極益何足溷市賈也無何而丁君業治行余孫庚質余所爲丁君祖者余耄蓋青陽有九子之山丁君與余孫象登陟焉余鄉王文成先生于擒王之後而有內構也間棲

息其中文成功在東南于今爲烈澤州誠邊地
安知丁君不若得志于匈奴如漢之一二名守
或延世帶礪如文成者乎詩曰高山仰止景行
行止又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勉旃丁君自西
北起矣

鹿裘石室集卷第六

終